

T4664/4830(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上... 三... 趙... 國... 以... 計... 為... 本... 故... 多... 善... 勝... 少... 第... 九... 季... 亦... 精... 兵... 合... 作... 不... 過... 七... 八... 十... 人... 夫... 地... 遠... 容... 分... 散... 能... 敵... 乎... 其... 須... 又... 煩... 是... 降... 其... 儀... 禮... 言... 左... 昨... 時... 者... 不... 絕... 皆... 聞... 天... 下... 明... 令... 捕... 斬... 之... 實... 巨... 息... 以... 為... 虜... 破... 壞... 可... 日... 月... 實... 遠... 在... 來... 春... 日... 兵... 大... 可... 期... 月... 而... 望... 猶... 見... 北... 邊... 自... 放... 炮... 聲... 連... 連... 東... 戰... 十... 五... 日... 餘... 里... 乘... 突... 列... 隊... 有... 吏... 卒... 數... 十... 人... 所... 數... 大... 隊... 攻... 之... 而... 不... 能... 害... 今... 督... 兵... 士... 萬... 人... 屯... 田... 地... 禁... 平... 易... 多... 商... 山... 遠... 望... 之... 便... 營... 相... 保... 為... 重... 壘... 天... 然... 校... 聯... 不... 絕... 極... 其... 等... 防... 關... 具... 凌... 火... 幸... 通... 軌... 及... 并... 刀... 以... 是... 行... 勞... 兵... 之... 利... 石... 也... 臣...



上屯田奏三

趙克國

國書館珍藏印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寒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  
鬪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

其靜如山其畫如石語語可復真老臣也漢疏中  
賈生達董子粹晁大夫精趙將老唐陸宣公之委  
至宋文忠公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叨祿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齊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憮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糜有蛾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水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隸蝻螽蟊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

於春秋乎原其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廕廕見晁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皇陶傅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直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四大段次序有經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七貴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古詩  
危激之言讀之毛堅  
次第古今得失併照刷收煞處大是文人之口

諫起昌陵疏

劉向

來得遠  
而達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斂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



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



言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愴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俯仰興亡之際令人慨然人是達論而次第古  
以來葬事侈儉得失此皆有神文傳而情至文  
章之鉅初葬亦太過聖人非天下孝心無所泊  
而安之耳若秦漢侈葬賈實多不可無所論  
教止且持論正而達與墨陽王孫小碍名教  
所不同

###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亦是人  
人對病  
藥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



古奏議 西漢  
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通性  
情之言亦大關安危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玼玼在夜。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古奏議  
天下幸甚

漢儒仲舒之文澤于道次則劉向  
匡衡緣飭經術其言燦然條達也

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  
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  
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治天下者審所尚此最是理要







古秦詩 西漢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變之長策也。

爭生邊事不可罷邊塞  
備其可乎十議精匹

論神恠

谷永

趙議  
悍能廉  
對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  
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  
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點神怪是祛  
惑一大議不以人廢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歛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拔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論  
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  
之事。錄曷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削南海以為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歿於  
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古奏議  
西漢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  
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歿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寇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起叙遠而奇入漢文清淨漢武窮黷處如慕如泣  
字字有盡入珠厓不足貪而引羗軍破綻更激切



古考詩 西漢  
矣結一句專恤關東識與文俱屬老手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昂頰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隔蟻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旣定迺封丞相  
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平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



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讀捐之罷珠厓對武帝幾作基稱之主矣又讀劉  
歆毀廟議復令人興英雄馭世之想要之損德在  
征伐而多功在改制度易服色表章六經興儒術  
拔茂才則瑕瑜不相掩也予以爲在漢子孫不宜  
遽議毀而獨以其控御驕虜一節爲首功而世宗  
之則起後世好大之釁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  
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爲謀王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  
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際見間而

天是經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識到之言

藉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

俊傑琦論大是用世之才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鸛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



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比上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  
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  
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  
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  
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  
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  
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  
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  
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文婉而峻其中大有桀識不讀此論但知梅先  
生宜入高士傳不知其抱憂國用世之才乃爾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安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洗發單  
于入朝  
處生色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  
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恒之壘探  
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

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  
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  
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覆前

案



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力矯而語桀固是子雲奇致中之正

###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其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童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必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

可行

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顧山贖罪。如是則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人，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

行不通



如此處  
亦不勝  
查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其所議時政特禁報私仇商賈歛貨役貧獄比不一法無甚宏鉅之識文於漢疏中亦平平

###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請麗以  
懷

一反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  
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  
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  
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  
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  
給况今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一反

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  
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  
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  
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  
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  
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  
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  
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  
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管傷惶不能監寐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金噬無厭誠恐  
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  
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田牛之鼎絳織枯之末詩  
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  
下笑

文雋而骨弱中情有愴

### 書對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  
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駸棘者也於中孚  
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  
上下僉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  
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議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  
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  
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古詩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夏  
相薦說旬月之間金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  
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  
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  
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  
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  
錫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  
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  
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  
哉







百壽言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討賊興復吃緊在官府一體親賢臣遠小人讀克國屯田策識老將之畧讀武侯出師表坡忠臣之腹語云安危在所任武侯諄諄于分任侍中將軍郭向諸人越危而伯亦在分任種蠡未代且攘之如之矣安得成功

###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金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留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  
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歿潼關然  
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碁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  
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  
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  
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  
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  
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  
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無誇詞激語。語語衷言。不伐賊王業。亦亡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此以破疑沮者之口。而事寔如此。非為解避。

此非為解避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殺敗。節歸。陸遜曹丕稱帝。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  
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

無誇詞。激語。語語實言。不伐。賊。王業亦亡。成敗利  
鈍。非臣所能逆視。此以彼侵。且者之口。而事定如  
此。非為所避。



